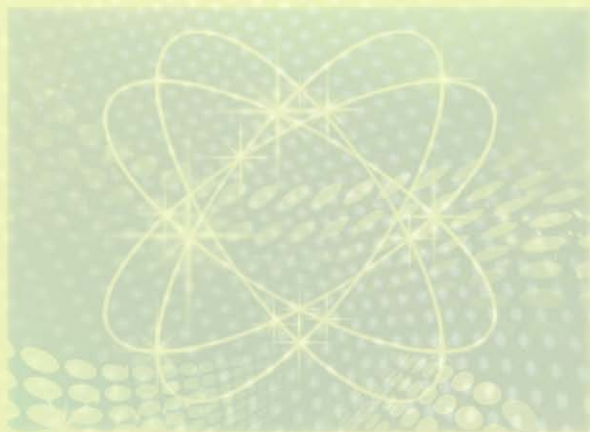


# 到城里去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到城里去 .....     | 刘庆邦 / 001 |
| 廊桥遗梦之民工版 ..... | 李师江 / 054 |
| 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..... | 王十月 / 064 |
| 接吻长安街 .....    | 夏天敏 / 080 |
| 一个人的花园 .....   | 许开祯 / 108 |
| 天河洗浴 .....     | 孙慧芬 / 150 |
| 暗 疾 .....      | 徐 岩 / 166 |

## 到城里去

嫁人之前，宋家银失过身。不然的话，她不会嫁给杨成方。杨成方个子不高，人柴，脸黑。杨成方的牙也不好看，上牙两个门牙之间有一道宽缝子，门牙老也关不上门。这样牙不把门的男人，要是能说会道也好呀，也能填话填话人。杨成方说话也不行，说句话难的跟从老鳖肚里抠砂礅一样。老鳖的肚子里不见得有砂礅，谁也没见过有人从老鳖的肚子里抠出砂礅来。可宋家银在评价杨成方的说话能力时，就是这样比喻的。宋家银之所以在和杨成方相亲之后勉强点了头，因为她对自身心中有数。既然身子被人用过了，价码就不能再定那么高，就得适当往下落落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听媒人介绍说，杨成方是个工人。宋家银的母亲托人打听过，杨成方在县城一个水泥预制件厂打楼板，不过是个临时工。临时工也是工人，也是领工资的人。打楼板总比打牛腿说起来好听些。那时的人也叫人民公社社员，社员都在生产队里劳动，挣工分，能到外头当工人的极少。一个村顶多有一个两个，有的村甚至连一个当工人的都没有。宋家银却摊到了一个工人，成了工人家属。这样的名义，让宋家银感觉还可以，还说得过去。

宋家银还有附加条件，不答应她的条件，杨家就别打算使媳妇。杨成方弟兄四个。老大已娶妻，生子。杨成方是老二。老三在部队当兵，老四还在初中上学。他们没有分家，一大家子人还在一个锅里要勺子。宋家银提的第一个条件，是把杨成方从他们家分离出来，她一嫁过去，就与杨成方另垒锅灶，另立门户，过小两口的小日子。第二个条件是，杨家父母要给杨成方单独盖三间屋，至少有两间堂屋，一间灶屋。这第二个条件跟在第一个条件后面，是为第一个条件做保障的，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不能实现。宋家银提条件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进门就能当家做主，控制财权，让杨成方把工资交到她手里。结婚后，她不能允许杨成方再把钱交给父母，变成大锅饭吃掉。她要把杨成方挣的钱一点一滴攒起来，派别的用场。宋家银懂



得，不管什么条件，必须在结婚之前提出来，拿一把。等你进了人家的门，成了人家的人，再想拿一把恐怕就晚了。说不定什么都拿不到，还会落下一个闹分裂和不贤惠的名声。这些条件，宋家银不必直接跟杨家的人谈，连父母都不用出面，只交给媒人去交涉就行了。反正宋家银把这两个条件咬定了，是板上钉钉，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。杨家的人没有那么爽快，他们强调了盖屋的难处，说三间屋不是一口气就能吹起来的，没有檩椽，没有砖瓦，连宅基地都没有，拿什么盖。宋家银躲在幕后，通过父母，再通过媒人，以强硬的措词跟杨家的人传话，说这没有，那没有，凭什么娶儿媳妇，把儿媳妇娶过去，难道让儿媳妇睡到月亮地里！她给了对方一个期限，要求对方在一年之内把屋子盖起来，只要屋子一盖起来，她就是杨家的人了。这种说法虽是最后通牒的意思，也有一些人情味在里头，这叫有硬也有软，软中还是硬。至于一年之内盖不起屋子会怎样，媒人没有问，宋家银也没有说。后面的话不言自明。

宋家银提出这样的条件和期限，她心里也有些打鼓，也有一点冒险的感觉，底气并不是很足。好在对方并不知道她是一个失过身的人，要是知道了她的底情，人家才不吃她这一套呢。宋家银听说过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说法，既然把话说出去了，就不能收回来，就得硬挺着。也许杨家真的盖不起屋，也许她把在县里挣工资的杨成方错过了，那她也认了。还好，宋家银听说，杨家的人开始脱坯，开始备木料。宋家银松了一口气，她觉得自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。三间屋子如期盖好了，只是墙是土坯墙，顶是麦草顶，屋子的质量不太理想。宋家银对屋子的质量没有再挑剔。她当初只提出盖三间屋，并没有要求一定盖成砖瓦屋。在当时普遍贫穷的情况下，她提出盖砖瓦屋也根本不现实。

坯墙是用泥巴糊的。和泥巴时，里面掺了铡碎的麦草，以把泥巴扯捞起来，防止墙皮干后脱落。泥巴糊的墙皮刚干，宋家银就嫁过去了，住进了新房，成了杨成方的新娘。墙皮是没有脱落，但裂开了，裂成不规则的一块一块，有的边沿还翘巴着，如挂了一墙半湿半干的红薯片子。只不过红薯片子是白的，裂成片状的墙皮是黑的。结婚头三天，宋家银穿着衣服，并着腿，没让杨成方动她。她担心过早地露出破绽，刚结婚就闹得不快活。她装成黄花大闺女的样子，杨成方一动她，她就躲，就撅嘴。她对杨成方说，在她回门之前，两个人是不兴有那事的，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，要是坏了规矩，今后的日子就不得好。杨成方问她听谁说的，他怎

么没听说过有这规矩。宋家银说：“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呢，你知道什么！”杨成方退了一步，提出把宋家银摸一摸，说摸一摸总可以吧。宋家银问他摸哪块儿。杨成方像是想了一下，说摸奶子。宋家银一下子背过身去，把自己的两个奶子抱住了，她说：“那不行，你把我摸羞了呢！”杨成方说：“摸羞怕什么，又不疼。”杨成方把五个指头撮起来，放在嘴前，喉咙里发出兽物般轻吼的声音。宋家银知道，杨成方所做的是胳膊人之前的预备动作，看来杨成方要胳膊她。她是很怕痒的，要是让杨成方胳膊到她，她会痒得一塌糊涂，头发会弄乱，衣服会弄开，裤腰带也很难保得住。她原以为杨成方老实得不透气，不料这小子在床上还是很灵的，还很会来事。她呼隆从床上坐起来了，对杨成方正色道：“不许胳膊我，你要是敢胳膊我，我就跟你恼，骂你八辈儿祖宗。”见杨成方收了架势，她又说：“你顶多只能摸摸我的手。摸不摸？你不摸拉倒！”杨成方摸住了她的手，她仍是很不情愿的样子，说杨成方的手瘦得跟鸡爪子一样，上面都是小刺儿，拉人。她又躺下了，要杨成方也睡好，说：“咱们好好说会儿话吧。”杨成方大概只想行动，对说话不感兴趣，他问：“说啥呢？”宋家银要他说说工厂里的事情，比如说干活累不累，一个月能拿多少钱，厂里有没有女工人等。杨成方一一作了回答：干活不怎么累；一个月挣二十一块钱；厂里没有女工，只有一个女人，是在伙房里做饭的。宋家银认为一个月能挣二十一块钱很不少。下面就接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，问杨成方以前挣的钱是不是都交给他爹。杨成方说是的。“那今后呢？今后挣了钱交给谁？”“你让我交给谁，我就交给谁。”“我让交给谁？我不说，我让你自己说。说吧，应该交给谁？”杨成方吭哧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交给你。”尽管杨成方回答得不够及时，不够痛快，可答案还算正确。为了给杨成方以鼓励，她把杨成方的头抱了一下，给了杨成方一个许诺，说等她到娘家回门后回来，一定好好地跟杨成方好。

宋家银回门去了三天，回来后还是并拢着双腿，不好好地放杨成方进去。她准备好了，准备着杨成方对她的身体提出质疑。床上铺的是一条名叫太平洋的新单子，单子的底色是浅粉，上面还有一些大红的花朵。就算她的身体见了红，跟单子上的红靠了色，红也不会很明显。她的身体不见红呢，有身子下面的红花托着，跟见了红也差不多。要是杨成方不细心观察，也许就蒙过去了。她是按杨成方细心观察准备的。不管如何，她会过去的事瞒得结结实实，绝不会承认破过身子。反正那个破过她身子的人已跑到天边的



新疆去了，她就当那个人已经死了，过去的事就是死无对证。她是进攻的姿态，随时准备掌握主动。她不等杨成方跟她翻脸，要翻脸，她必须抢先翻在杨成方前头。杨成方要是稍稍对她提出一点疑问，稍稍露出一一点跟她翻脸的苗头，她马上就会生气，骂杨成方不要脸，是往她身上泼屎盆子，诬蔑她的清白。她甚至还会哭，哭得伤心伤肺，比黄花儿还黄花儿，比处女还处女。这一闹，她估计杨成方该服软了，不敢再追究她的过去了。她还不能罢休，要装作收拾衣物，回娘家去，借此再要挟杨成方一下，要杨成方记住，在这个事情上，以后不许杨成方再说半个不字。

要说充分，宋家银准备得够充分了。然而她白准备了，她准备的每一个步骤都没派上用场。杨成方显然是没有经验，他慌里慌张，不把宋家银夹着的两腿分开，就在腿缝子上弄开了。宋家银吸着牙，好像有些受疼不过。结果，杨成方还没摸着门道，还没入门，就射飞了。完事后，杨成方没有爬起来，没有点灯，更没有在床单上检查是否见了红。宋家银想，也许杨成方不懂这个，这个傻蛋。停了一会儿，杨成方探探摸摸，又骑到宋家银身上去了。这一回，宋家银很有节制地开了一点门户，放杨成方进去了。她也很需要让杨成方进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宋家银自己把床单检查了一下，一朵花的花心那里脏了一大块，跟涂了一层糨糊差不多。她把脏单子撤下来了。娘家陪送给她的也有一床花单子，她把桐木箱子打开，把新单子拿出来，换上了。这样不行，晚上再睡，不能直接睡在新单子上，要在新单子上垫点别的东西才行。好好的单子，不能这样糟蹋。杨成方出去了，不知到哪里春风得意去了。外面的柳树正发芽，杏树正开花，有些湿意的春风吹在人脸上一荡一荡的。小孩子照例折下柳枝，拧下柳枝绿色的皮筒，做成柳笛吹起来。柳笛粗细不一，长短不一，吹出的声音也各不相同。燕子也飞回来了，它们一回来就是一对。一只燕子落在一棵椿树的枝头，翅膀一张一张的，大概是只母燕子。那只公燕子呢，在母燕子上方若即若离地飞着，还叫着。好比它们这时候是新婚燕尔，等它们在这里过了春天夏天到秋天，就过成一大家子了。宋家银心里有些庆幸。杨成方没发现什么，没计较什么，过去的那一章就算翻过去了。她把撤下来的被单再一洗，过去的一切更是一水为净，了无痕迹。

不过呢，可能因为宋家银把情况估计得比较严重，准备得也太充分了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她觉得有些闪得慌。她把对手估计得过高，原来杨成方



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看来杨成方的心是简单的心，这个男人太老实了。宋家银从反面得出自己的看法：杨成方对她不挑眼，表明杨成方对她并不是很重视，待她有些粗枝大叶。像杨成方这样的老实男人，能够娶上老婆，有个老婆陪他睡觉，使他的脏东西有地方出，然后再给他生两个孩子，他的一辈子就满足了，满足死了。他才不管什么新不新，旧不旧，也不讲什么感情不感情。吃细米白面是个饱，吃红薯谷糠也是个饱，他只要能吃饱，细粮粗粮对他都无所谓。宋家银认为自己怎么说也是细粮，把细粮嫁给一个不会细细品味的人，是不是有点瞎搭给杨成方了。渐渐地，宋家银心中有些不平。她问杨成方：“你回来结婚，跟厂里请假了吗？”杨成方说：“请了。”“请了多长时间的假？”“一个月。”宋家银说：“结婚用不了那么长时间，还是工作要紧。”杨成方没有说话。又过了一天，宋家银问杨成方，厂里怎样开工资，是不是每天都记工。杨成方说是的。“那，你请假回来，人家还给你记工吗？”“不记了。”“工资呢？扣工资吗？”“扣。”宋家银一听说扣工资就有些着急，脸也红了，说：“工人以工为主，请假扣工资，你在家待这么长时间干什么！”杨成方说：“别人结婚，都是请一个月的假。人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，在家里待一个月不算长。”杨成方不嫌时间长，宋家银嫌时间长，她说杨成方没出息，要是杨成方不去上班，她就回娘家去。说着，她站起来就去收拾她包衣物的小包袱。妥协的只能是杨成方，杨成方说好好好，我去上班还不行嘛！

## 二

杨成方的处境不如燕子，燕子一结婚，就你亲我呢，日日夜夜相守在一起。杨成方结婚还不到半个月，就被老婆撵走了，撵到县城的工地去了。

宋家银这样做，是出于一种虚荣。娘家人都知道她嫁的是一个工人，她得赶紧做出证实，证实丈夫的确是个工人。有人问她你女婿呢，她说杨成方上班去了，杨成方的工作很忙。有人建议她也到县城看看，开开眼。这时她愿意把杨成方抬得很高，把自己压得很低，说杨成方没发话让她去，她也不敢去，她啥都不懂，到城里，到厂里，还不够让别人看笑话呢！嫂子跟她开玩笑，说成方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这样急着往城里跑，别是城里有人拴着他的腿吧。宋家银说她不管，别的女人把杨成方的腿拴断她都不管，只要杨成方有本事，想搞几个搞几个。这样的对话，对宋家银的工人家属身份



是一个宣传，让宋家银觉得很有面子。要是杨成方在她面前转来转去，她就会觉得没面子，或者说很丢面子。想想看，杨成方长得那样不足观，嘴又那么笨，简直就是一摊扶不起来、端不出去的泥巴。她呢，虽说不敢自比鲜花，跟鲜花也差不多。把她和杨成方放在一起，就是鲜花插在泥巴上，就是泥巴糊在鲜花上。因了这样的反差，她有些瞧不起杨成方，对杨成方有点烦。眼不见，心不烦。这也是她急着把杨成方撵走的原因之一。更重要的原因，她要让杨成方抓紧时间给她挣钱。工人和农民的区别是什么？农民挣工分，工人挣工钱。农民挣的工分，值不了三文二文，只能分点有限的口粮。工人挣的是现钱。现钱是国家印的，是带彩的，上面有花儿有穗儿，有门楼子，还有人。这样的钱到哪儿都能用，啥东西都能买。能买粮食能买菜，能买油条能买肉，还能买手表洋车缝纫机。宋家银一直渴望过有钱的日子。有一个捡钱的梦，她不知重复做过多少遍了。在梦里，她先是捡到一两个钱，后来钱越捡越多，把她欣喜得不得了。她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，一再对自己说，这一回可不是梦，这是真的。可醒来还是个梦，两只手里还是空的。她结婚，爹娘没有给她钱。按规矩，爹娘要在陪送给她的桐木箱子里放一些压箱子的钱，可爹娘没有放。他们不知从哪里找出四枚生了绿锈的旧铜钱，给她放进箱子的四个角里了。四个角里都放了钱，代表着满箱子都是钱，角角落落里都有钱。这不过是哄人的把戏，如给死人烧纸糊的摇钱树差不多。宋家银是一个大活人，她不是好哄的。她想早过了时带窟窿眼的铜钱掏出来扔掉，想想，临走时怕爹娘生气，就算了。做了新娘子的她，身上满打满算只有七毛五分钱，连一块钱都不到。她把这点钱卷成一卷儿，装进贴身的口袋里，暂时还舍不得花。杨成方临去上班，她以为杨成方会给她留点钱。杨成方没留，她也没开口要。毕竟是刚结婚，她还张不开要钱的口。

杨成方不在家，宋家银过的是一口人的日子。一口人好办，只要有口吃的，饿不死就行了。日子真的一天天过下来，宋家银才体会到，弄口吃的也不容易。她把家里的东西都清点过了。婆婆分给她一口铁锅，两只瓦碗，还有四根发黑的、比不齐的筷子。粮食方面，婆婆只分给她两筐红薯片子和一瓢黄豆。婆婆把红薯片子倒在地上。把筐拿走了。婆婆把黄豆倒在一片废报纸上，把瓢也拿走了。食用的香油，婆婆一滴都没分给她。点灯用的煤油，也就是灯瓶子里那小半瓶，眼看也快用完了。盐呢，婆婆也许只抓过去两把三把，现在一点都没有了。过日子不能老是淡味儿，得有



点咸味儿。短时间淡着还可以，时间长了不见咸味儿就不算过日子，日子就没味儿，人就没有劲。宋家银以看望婆婆的名义，到婆婆家里去了，她打算先解决一下盐的问题。婆婆家在村子底部的老宅上，去婆婆家她需要走过一条村街。她是新娘子的面貌，水梳头，粉搽脸，头发又光又鲜，脸又大又白。她穿的衣服都是新的，天蓝的布衫镶着月白的边。她浑身都是新娘子那特有的香气。

婆婆见宋家银登门，只高兴了一下，马上就警觉起来。婆婆欢迎人的时候，习惯用一个字的惊叹词，这个惊叹词叫咦。婆婆往往把咦拖得很长，似乎以拖腔的长度表示对来人的欢迎程度，咦得越长，对来人越欢迎。婆婆对宋家银咦得不算短，把宋家银亲切地称为他二嫂。宋家银不习惯这种夸张性的惊叹，她很快就把咦字后面的尾巴斩断了，把虚数去掉了。婆婆还不到五十岁，看去满脸褶子，已经很显老，像是一个老太婆。不过婆婆的眼睛一点也不呆滞，转得还很活泛。婆婆是有点烂眼角，眼角烂得红红的。这不但不会影响婆婆眼睛的明亮程度，还给人一种火眼金睛的感觉。嫁到杨家来，宋家银这是第一次与婆婆正面接触，仅从婆婆眼角的余光看，她就预感到自己遇到对手了。像婆婆这种岁数的人，灾荒年不知经过了多少个，是手捋着刺条子过来的，一根柴火棒从她手里过，她都能从柴火棒里榨出油来，若想从婆婆这里弄走点东西，恐怕不那么容易。宋家银一上来没敢提要盐的话，有新媳妇的身份阻碍着，她还得绕一会儿弯子。婆婆家两间堂屋，两间灶屋。堂屋是北屋，灶屋是西屋。宋家银和婆婆在灶屋里说话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就把婆婆放在灶台上的盐罐子看到了。盐罐子是黑陶的，看去潮乎乎的，仿佛早被咸盐腌透了。婆婆没有过多地跟她绕弯子，刚说了几句话就切入了正题。婆婆说她来得正好儿，婆婆正要去找她呢。为给他们盖那三间屋子，家里借人家不少钱，塌下不少窟窿，那些窟窿大张着眼，正等着他们家去捂呢！这还不算，老三虽说在部队当兵，也得说亲，也得盖屋子。这屋子家里无论如何是盖不起了，就是扒了她的皮，砸了她的骨头也盖不起了，你说愁死人不愁死人。婆婆让他二嫂跟成方说说，挣下的工资攒着点，先还盖屋子欠下的账。宋家银意识到，她和婆婆的较量已经开始了，谁输谁赢还要走着瞧。看来，她当初坚持把杨成方从他们家里拉出来，这一步真是走对了，否则，她一进杨家门就得背上沉重的债务，就会压得她半辈子喘不过气来。现在呢，她和杨成方拍拍屁股从家里出来了，反正她没借人家的钱，家里爱欠多少欠多少，谁借谁还，不关她的事。婆婆说让杨成方还钱，她也不生气。既然是



较量，就得讲究点策略，就得笑着来。她对婆婆说：“有啥话你跟成方说吧。你儿子那么孝顺，他还不是听你的？你让他向东，他不敢向西。”婆婆承认儿子孝顺是不假，好闺女不胜好女婿，好儿子不胜好媳妇呀。婆婆说这个话，乍一听是给儿媳妇戴高帽，再品却是把责任推给儿媳妇了，她以后从儿子手里剥不出钱来，定是儿媳妇从中作梗。宋家银赶紧把高帽子奉还给婆婆了，说：“山高遮不住太阳，你儿子虽说结了婚，家还是你儿子当着。你可不知道，你儿子厉害着呢，你儿子一瞪眼，吓得我一哆嗦。这不，你儿子让我跟你要只鸡，说鸡下了蛋好换点火柴换点盐，我不敢不来。”婆婆一听就慌了，眼往院子里瞅着，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家里一共一只老母鸡，还是你嫂子买的。你要是把鸡抱走，你嫂子不杀吃了我才怪！”宋家银做出让步，说那就先不抱鸡了，让婆婆先借给她一点盐吧，她已经吃了两天淡饭了。和下蛋的母鸡比起来，盐当然是小头，婆婆没有拒绝借给她。婆婆站起来了，说：“我给你抓。”宋家银抢在婆婆前头，说我自己来吧。她从裤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，铺在灶台上，端起盐罐子就往下倒。盐罐里的盐也不多了，她把盐罐子的小口倾得几乎直上直下，才把盐粒子倒出来。婆婆跟过去，心疼得像盐杀的一样，要宋家银少倒点儿，少倒点儿，宋家银还是倒了一多半出来。宋家银说：“娘，你不用心疼，等成方发了工资，买回盐来，我还你。借你一钱，还你二钱，行了吧！”婆婆不知不觉又使用了那个咦字惊叹词，她叹得又长又无可奈何，好像还带了一点颤音。这次肯定不是欢迎的意思了。宋家银有些窃喜，她抱母鸡是假，包盐是真。直说包盐，她不一定能包到盐。拿抱母鸡的话吓婆婆一家伙，把婆婆吓得愣怔着，包盐的事就成了。和婆婆的第一次较量，她觉得自己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。

杨成方上班去了三天，就回来了。宋家银回门去了三天，他去县城上班也是三天，时间是对等的，好像他也回了一次门。他是带着馋样子回来的。如同吃某样东西，他尝到了甜头，吃馋了嘴，回来要把那样东西重新尝一尝，解解馋。又如同，他知道了那样东西味道好，好得不得了，可让他凭空想，不再次实践，怎么也想不全那样好东西的好味道。他不光嘴馋，好像眼也馋，鼻子也馋，全身都馋。亏得杨成方不是一条狗，没长尾巴，要是他长着尾巴的话，见着宋家银，他的尾巴不知会摇成什么样呢。杨成方是天黑之后才到家的，大概他计算好了，进家就可以和老婆上床睡觉。

在杨成方进家之前，宋家银已顶上了门，准备睡觉。晚上她没有生火做饭，能省一顿是一顿。她也没有点灯，屋里黑灯瞎火。杨成方上班走后，她一次都没点过灯。原来灯瓶子里面的煤油是多少，这会儿还是多少。照这样下去，半年三个月，瓶子里的煤油也用不完。她不是不需要光明，她借用的是自然之光。天刚蒙蒙亮，她就起床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天黑下来了，看不见干活了，她就上床睡觉。她是典型的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她认为睡觉不用点灯，不点灯也睡不到床底下。做那事更不用点灯，老地方，好摸，一摸就摸准了。听见有人敲门，宋家银没想到杨成方会这么快回来，心里小小地吃了一惊。她闪上来的念头是，可能有人在打她的主意，看她是个新崭崭的新娘子，趁杨成方不在家，就来想她的好事。她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嫁到这个村时间不长，认识的男人还不多，哪个男人这样大胆呢！她把胆子壮了壮，问是谁。杨成方说：“我。”宋家银听出了是谁，却继续问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！我男人没在家，有啥事你明天白天再来吧！”杨成方报上他的名字，宋家银才把门打开了。宋家银说：“我还以为是哪个不要脸的肉头呢，原来是你个肉头呀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！”肉头的说法，让杨成方感到一种狎昵式的亲切，他满脸都笑了。他同时觉得，老婆一个人在家，把门户看得很紧，对他是忠诚的。回预制厂后，那些工友知道他结婚不到一个月就回厂上班，一再跟他开玩笑，说结婚头一个月，天天都要在老婆身上打记号，记号打够一个月，才算打牢了。打不够一个月，中途就退出来，是危险的，说不定就被别人打上记号了。从老婆今天的表现情况来看，别人给她打记号的可能性不大。杨成方倘是一个会养老婆的人，会讨老婆欢心的人，这时他应当表扬一下宋家银，跟宋家银开开玩笑，说一些亲热的话，并顺势把宋家银抱住，放倒到床上去。可惜杨成方不会这些。宋家银问他怎么回来这么快，他甚至没有说出是因为想宋家银了，他说出来的是：“我回来看看。”他又补充了一句，他是下班后才回来的。他的回答不能让宋家银满意，宋家银说：“有啥可看的，不看就不是你老婆了，你老婆就跟人家跑了？我还不知道你，就想着干那事，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。我看你只会越吃越瘦，柴得跟狗一样。”杨成方嘿嘿笑着，说宋家银说他是啥，他就是啥，他不跟宋家银抬杠。杨成方对宋家银还是有奉献的，他从随身带的一个提兜里掏出一块馒头大的东西，递给宋家银，让宋家银吃。宋家银以为是一只白馒头，打开纸包一闻，是肉味。杨成方说，县城有一条回民街，那里的咸牛肉特别好吃，特别有名，腌得特别透，里外都是红的。他特地买了一

块儿，给宋家银尝尝。宋家银顿时满口生津。男人这还差不多，嘴头子虽说上不去，心里还知道想着她。老实男人并不是一无是处。但宋家银的嘴还是不饶人，说：“谁让你花钱买肉的，这样贵的东西能是咱们吃得起的嘛！”她很想吃，也忍着口水不吃，摸黑打开自己的箱子，把牛肉重新包好，锁进箱子里去了。

二人上床做完好事，宋家银马上就跟杨成方玩心眼子。她觉得玩心眼子也很有趣，比做那种事还有意思一些。那种事直通的，是个人就会做。心眼子五花八调，七弯八拐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玩的。她对杨成方说：“千万别让咱娘知道你回来，千万别让那老婆子看见你。要账的把你们家的地坐成井，那老婆子急得上下跳，正等着跟你要钱呢！”杨成方一听就当真了，问那怎么办？是不是他明天藏在屋里不出去。“你明天不去上班了？”宋家银在心里给杨成方画好了圈，想让他明天一早天不亮就往县城赶，就去上班，去挣钱。她不明说。杨成方给她买了那么一块瓷登登的咸牛肉，她不能马上就把人家撵走。她只启发杨成方，让杨成方自己说。杨成方果然走进宋家银为他设定的圈子里去了，他说：“要不然，我明天趁天不亮就走吧。”宋家银说：“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撵你走。谁不知道你工作积极？”

### 三

宋家银把杨成方买的咸牛肉尝了一点点，确实很好吃。她那么利的牙，那么好的胃口，若任着她的意儿，她一会儿就把馒头大的咸牛肉吃完了。不过她才舍不得吃呢。她有一个观点，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。她认为吃东西不当什么事，再好的东西，也就是从嘴里过一下，再从肠子里过一下，就过去了。有买吃的东西的钱，不如买点穿的，买点用的。买点穿的穿上身，别人都看得见。买点灶具、农具什么的，也能用得长久一些。她还主张，要是得了好吃的东西，自己吃了不如给别人吃，自己吃了什么都落不下，给别人吃了，别人还会说你个好，记你个情。

她把香气四溢的咸牛肉锁进箱子里，被老鼠闻见了，半夜里，老鼠把她的箱子啃得咯嘣咯嘣的。听声音，围在箱子那里的不是一只老鼠，而是许多只老鼠，还没吃到肉，它们已互相打起来了，打得吱吱乱叫。老鼠不是人，她不会让老鼠吃到肉。老鼠那贼东西，你把肉让它们吃完，它们也不会说你

一个好。还有她的箱子，箱子是桐木做的，经不住老鼠持久地啃。她绝不允许老鼠把她唯一的一口箱子啃坏。老鼠啃响第一声，她就觉得跟啃她的心头肉一样。她翻身坐起，大声叱责老鼠，骂了老鼠许多刻薄的难听话。她的箱子放在脚头，本来没有头冲着箱子睡。为了保护箱子和牛肉，她把枕头搬到箱子那头去了。她不敢再睡沉，稍有动静，她就用手拍箱盖子，吓唬老鼠。她和老鼠斗争了一夜，一夜都没睡踏实。既然这样，她把牛肉吃掉算了吧，不，她带上牛肉，到娘家走亲戚去了。

到了娘家，她对娘说，这是杨成方专门给她爹她娘买的牛肉，是孝敬二老的。这牛肉好吃得很，也贵得很。中午做面条，娘切了几片牛肉放进汤面条的锅里，果然满锅的面条都是肉香味。爹娘吃了宋家银送上的牛肉，宋家银瞄准的交换对象是娘家的鸡。娘家喂有两只母鸡，她打算要走一只。跟婆婆要鸡要不来，她只好跟娘家要。下午临走时，她把要鸡的事提出来了。她没说要鸡是为了让鸡给她下蛋，只说杨成方上班去了，家里连个别的活物都没有，转来转去只有她一个人，怪空得慌。娘说：“你这闺女，都出门子了，还回来刮磨你娘。你女婿挣着工资，你不会让他给你买两只鸡嘛！”宋家银说：“买的鸡跟我不熟，咱家的老母鸡跟我熟，我喜欢咱家的鸡。”说着，她已经把一只老母鸡捉住，抱在怀里了。她把老母鸡的脸往自己脸上贴了贴，仿佛在说：“你看，这只鸡跟我不错吧。”

宋家银每次去娘家，返回时都不空手，大到拿一把锄头，小到要一根针头。有时实在没什么可拿了，看到灶屋里有葱，她也会顺便拿上几棵。她拿什么都有理由。比如拿锄头，她说这把锄她用习惯了，用着顺手。比如拿针头，她走娘家还拿着针线活儿，一边跟娘说话，一边纳鞋底子。针鼻子叉了，她要娘给她找一根大针换上，接着纳。宋家银怎么办呢？她和杨成方只有三间空壳屋子，她要一点一点把空壳充填起来，填得五脏俱全，像个居家过日子的样子。宋家银小时候就听人说过，一个闺女半个贼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当闺女的出嫁后，没有不从娘家刮磨东西的，养闺女没有不赔钱的。既然当闺女的贼名早就坐定了，她不当贼也是白不当。也许爹娘也愿意让她当贼，仿佛当贼也是当出门子闺女的道理之一。渐渐地，宋家银屋里的东西就多起来了。有了鸡，就有了蛋。有了蛋，离再有小鸡就不远了。

她不把自己混同于普通农民家庭中的农妇，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工人家属。在家庭建设上，她定的是工人家属的标准，一切在悄悄地向工人家属看





齐。她调查过了，这个村除了她家是工人家庭，另外还有一家有人在外面当工人。那家的工人是煤矿工人，当工人当得也比较早，是老牌子的工人。因此，那家积累的东西多一些，家底厚实一些。那家的家庭成分是地主，儿子当工人是在大西南四川的山窝里。据说当时动员村里青年人当工人是一九五八年，那时村里人嚷嚷着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，都想在家里过共产主义生活，不想跑得离家那么远。于是，村里就把一个当工人的指标，惩罚性地指定给一个地主家的儿子了。不想那小子捡了个便宜，自己吃得饱穿得暖不说，还时常给家里寄钱。每年一度的探亲假，那小子提着大号的帆布提包回家探亲，更是让全村的人眼气得不行。村里的男人都去他家吸洋烟，小孩儿都去他家吃糖块儿。他回家一趟，村里人简直跟过节一样。那小子呢，身穿蓝色的工装，手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手表，对谁都表示欢迎，一副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的模样。因为他有了钱，村里人似乎把阶级斗争的观念淡薄了，忘记了他家的家庭成分。也是因为有了钱，他找对象并不难。他娶的是贫农家的闺女，名字叫高兰英。宋家银见过高兰英了，高兰英长得不赖，鼻子高，奶子高，个头儿也不低。高兰英虽说是给地主家的儿子当老婆，因物质条件在那儿明摆着，村里的妇女都不敢小瞧她。相反，她们不知不觉就把高兰英多瞧一眼，高瞧一眼。高兰英一年四季都往脸上搽雪花膏。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都搽不起，只有高兰英搽得起。就是那种玉白的小瓶子，里面盛着雪白的香膏子。高兰英洗过脸，用小拇指把香膏子挖出一点，在手心里化匀，先在额上和两个脸蛋子上轻轻沾沾，然后用两个手掌在脸上搓，她一搓，脸就红了，就白了。有的女人说，别看高兰英的脸搽得那么白，他男人在煤窑底下挖煤，脸成天价不知黑成什么样呢！高兰英脸白，还不是她男人用黑脸给她换的。这话宋家银爱听，愿意有人给高兰英脸上抹点黑。不过，这不影响宋家银也买了一瓶雪花膏，也把脸往白了整，往香了整。她挖雪花膏时，也是用小拇指，把小拇指单独伸出来，弯成很艺术的样子，往瓶子里那么浅浅地一挖。她不主张往脸上涂那么多雪花膏，挖雪花膏挖得比较少，有点“雪花”就行了，稍微香香，有那个意思就行了。

她暗暗地向高兰英学习，却又在高兰英面前傲傲的，生怕高兰英不认同她，看不起她。她心里清楚，高兰英的男人是国家正式工人，是长期工。杨成方不过是个临时工。所谓临时工，就是不长远，今天是工人，明天就不一定是工人。从收入上看，听说高兰英的男人一月能开八十多块钱工资。而杨



成方上满班，才开二十一块钱。两个人的工作和收入不可同日而语。宋家银不愿和高兰英多接触，多说话，是担心懂行的高兰英指出杨成方临时工的工作性质。还好，据宋家银观察，高兰英没有流露出一丝看不起她的迹象。有一天，宋家银和高兰英走碰面，是高兰英先跟宋家银说话。高兰英还没说上几句话，就开始叹气。高兰英说：“人家只看咱们有几个钱儿，不知道咱们当工人家属的苦处，干重活儿没个帮手不说，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高兰英的说法，让宋家银顿时有些感动，她说谁说不是呢，一连附和了高兰英好几句，好像她们一下子就成了知己，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。这样，两位工人家属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。下雨天气，高兰英去宋家银家串门子，宋家银也到高兰英家进行回访。宋家银每次到高兰英家都很留心，看看高兰英家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高兰英家有的，她争取也要有。比如说她注意到高兰英穿了一双花尼龙袜子。这种袜子不像当地用棉线织的线袜子，线袜子穿不了几天底子就破了，还得另外缝上一个硬袜底子。尼龙袜子不仅有花有叶，有红有绿，式样好看，还结实得很，穿到底，底子不会破的。那么，宋家银对杨成方做出指示，让杨成方给她在县城的百货大楼也买一双尼龙袜子。

宋家银对杨成方的限制越来越多，小绳子越勒越紧。杨成方回家的次数，由一星期一次延长到十天一次。宋家银怀孕后，一个月她只许杨成方回家一次。这个回家的日期不能再延长了，因为杨成方一月发一次工资。宋家银要求，杨成方一发工资，必须立即回家。杨成方回家的日期，换一个说法也可以，就是杨成方什么时候发工资，就什么时候回家。这样，杨成方回家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，宋家银让他回家，主要不是为夫妻相聚，不是为了亲热，首先是让杨成方向她交钱。杨成方回家交钱时，只能走直线，不许拐弯，走直线，是一直走回家里去。不许拐弯，是不许拐到杨成方的爹娘那里去。杨成方一进家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杨成方解裤带。解裤带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她在杨成方的裤衩内侧缝了一个小口袋，杨成方往家里拿工资时，都是装进那个小口袋里。杨成方自己不解裤带，他给宋家银拿回了钱，是有功的人。有功的人都会拿拿糖。他抬起两只胳膊，让宋家银给他解。在这个往外掏钱的问题上，宋家银不跟杨成方较劲，愿意俯就一下。宋家银蹲下身子，动手解杨成方的裤带时，杨成方故意把肚子使劲鼓着，鼓得跟气蛤蟆一样，使裤带绷得很紧，不让宋家银把他的裤带顺利解下来。宋家银知道杨成方的想头，她也有办法，遂在杨成方的裤裆前面捞摸了一把。她一捞

摸，杨成方喜得把腰一弯，肚子马上吸了下去，宋家银就把杨成方的裤带解开了。宋家银把钱掏出来数了数，就把钱收起来了。她问杨成方，别的地方放的还有没有钱。杨成方让她摸。她当真在杨成方身上摸，上上下下、口袋袋、里里外外都摸遍。她一般在杨成方身上别的地方摸不到钱。只有个别时候，能摸到一两个小钱儿，也就是钢镚子。摸到钢镚子她也收走。杨成方上班走时，她再给杨成方发伙食费。杨成方的伙食费是一个月七块钱，这是杨成方自己定的。杨成方说，他只吃厂里食堂的馒头和稀饭，不吃食堂的炒菜和熬菜，有时顶多吃点咸菜。再吃不饱，他就到街上买点便宜红薯，趁食堂的火蒸着吃。宋家银认为杨成方做得很对，知道顾家。酒，杨成方一滴不沾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杨成方还不吸烟，他从来都不吸烟，一根烟都不吸。回到家来，他口袋里要装一盒烟，那是工人的做派，烟是给别人预备的。见了叔叔大爷，自己不吸烟的杨成方往往忘了掏烟，宋家银就得赶紧提醒他，说，烟，烟。杨成方这才赶紧把烟掏出来了。烟关系到宋家银的面子，她不能失了这个面子。

后来，杨成方每月的伙食费减少到五块。宋家银找到了别的省钱的办法。杨成方每次回家，她都给杨成方蒸一两锅黑红薯片子面馒头，让杨成方背到厂里去吃。她说，白面馒头太暄乎，不挡饿。红薯片子面馒头瓷实，咬一小口，能嚼出一大口。另外，她还给杨成方腌渍了咸菜，用瓶子装好，让杨成方带到厂里去吃。这样，杨成方连厂里一两分钱一份的咸菜也不用花钱买了。杨成方对宋家银的想法配合得很好，宋家银说什么，他愿意顺着宋家银的思路走。宋家银说白面馒头不挡饿，他想想，真的，咬下一大口白面馒头，一嚼就小成一点点了。或许杨成方天生就是一个节俭的人，宋家银让他带到厂里的黑红薯片子面馒头，放得上面都长白毛了，他吃。硬得裂开了，他还吃。他连厂里食堂的稀饭也很少喝了，馏馒头的大锅里有发黄的锅底水，他舀来一碗就喝下去了。就这样，一个月仅仅五块钱的伙食费，他还能省下一块。

## 四

宋家银在家庭建设上坚持高标准，暗暗地向高兰英家看齐，并不是亦步亦趋，一味模仿。在某些方面，她要超过高兰英家，高兰英家没有的，她先要拥有。一年多后，她人托人，买回一辆自行车。高兰英家有缝纫机，没有

自行车。她没有先买缝纫机，而是买了自行车。缝纫机没有能打气的轱辘，只能在家里用，不能推到外面去，别人看不见。自行车的两个轱辘当腿，就是在外边跑的，她把自行车一买回来，在村口一推，全村的人立马就知道了。自行车是男式二八，还是加重型的。宋家银把自行车推回家时，车杠上的包装纸还没撕掉。她不让撕，以证明她的自行车是崭新的，是原装货。其实新自行车的漂亮是包不住的，因为自行车毕竟是大城市出产的，毕竟是从城里来的，好比从城里来的一个女人，不管她穿着什么，戴着什么，都遮不住她那通体的光彩。在宋家银拥有这辆自行车之前，这个村的历史上，从没有哪一家拥有过自行车。别说新自行车了，连旧自行车都没有。可以说宋家银的购车行动是开创性的，她的自行车填补了这个村历史上的一项空白。村里的一些人免不了到宋家银家去看新鲜。人们对锃光瓦亮的自行车发出啧啧赞叹，这正是宋家银所需要的，或者说她预想的就是这种效果。不过她不喜欢别人动手摸她的自行车。有人打打前面的铃，有人摸摸后面的灯。人一摸到自行车，她就觉得像摸自己的皮一样，心疼得直起鸡皮疙瘩。她实在忍不住了，宣布说：“兴瞧不兴摸哈，新自行车跟新媳妇一样，摸多了它光害羞。”

打扮起自行车来，宋家银要比打扮一个新嫁娘精心得多。她的想象力有限，但为把自行车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她把所有的想象力都发挥出来了。她把自行车的横杠和斜杠上都包上了红色的平绒，等于给自行车穿上了红绒衣。她把车把上密密地缠上了绿线绳，等于给自行车扎上了绿头绳。她给自行车做了一个座套，座套周围垂着金黄的流苏。流苏像嫩花的花蕊一样，是自来颤，在自行车不动的情况下，流苏也乱颤一气。把自行车打扮成这样，够可以了吧？没有什么打扮的余地了吧？不不不，更重要更华丽的打扮还在后头呢。在自行车的横杠和下面两个斜杠之间，不是有一块三角形的余地嘛，宋家银把最精彩的文章做在了那里。她跑遍了全村各家各户，从每家讨来一小块不同颜色的花布，把花布剪成同样大小的三角形，拼接在一起，做成一整块布。然后可着那块三角形的余地，用花布做成一个扁平的袋子，用带子固在自行车中间。远远看去，自行车上像是镶嵌着一幅画，画面五彩斑斓，很有点现代画的味道。又像是一个小孩子，肚子上带了一个花兜肚。这个小孩子当是一个娇孩子，娇孩子才穿百家衣。整体来看，总的来说，宋家银以她的审美眼光，把自行车村俗化了。如果说自行车刚进家门时，还像一个城里女子的话，经宋家银如此这般一包装，